



浮溪文粹卷之十四

行狀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張公行狀

曾祖借贈大理評事 曾祖妣蓬萊縣太君某氏

祖潛通直郎 祖妣壽安縣君某氏

父槃袁州萬載縣主簿贈中奉大夫妣令人某氏

公諱振字知常姓張氏唐宰相文瓘之後五季時有
徙居江淮者故今爲饒州德興人大理通直父子以
氣節言行爲鄉人所宗一時豪傑皆拜其家如子姓



至中奉公始舉進士公幼莊重方髻稚已凜然有成
人風性嗜學掃一室獨居人不堪其憂澹如也饒士
盛東南應書常數千人所取裁百一公以童子在選
中時年十四入京師補大學生群數千人試于有司
復中第二自是以文居諸生右而行獨修飭出入皆
可從迹祭酒博士欲召見之不能也連三試禮部以
元豐五年擢進士第時年三十有一禮部尚書黃公
履聞其名以女妻之歸拜大父母父母於堂人以為
榮調臨江軍司理叅軍遷瀛州防禦推官知處州遂

昌縣事有政績代去民挽留之不可碑其事以懷之
用薦者於法應遷以大父母年高致其仕則恩及之
遂以通直郎致仕時年三十有一丁令人憂有絕人
之行葬之日鶴翔于墓上嗣服問輔臣人材可用者
曾丞相布以公對而翰林學士曾肇及部使者亦奏
公節行於是落致仕召對力辭不報則面陳人主能
不以功業之敏自矜盈成之易自佚守之以中求天
下無治不可得也因言東南災傷賑給有限願廣求
所以寬恤之術而杭州置造局可罷臣嘗謂人主一

日萬撓所持者方寸之地耳一累於物以失其正則
聰明志慮且耗息而賢不肯混殺至於紀綱不振矣
願陛下清心省愆以窒禍之原天下幸甚上嘉納將
用公而小人不利以爲昧朝廷大體授公親賢宅教
授未幾除通判杭州以親老乞監西京東嶽廟丁中
奉公憂服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洎終任田疇
之墾桑柘之植溝防之修者以千萬計時居養安濟
法行久有司頗以浮冗侵常平本錢或取給於民公
約爲數條上之所節過半大臣不悅歲旱饒盡發常

平米及遮留上供米賑濟已舊責蠲新賦凡可以彌
災無不爲者手疏力請于朝凡八十餘上纖悉有法
躬徧所部閱半歲暑行數萬里雖瘴疫冒之而前官
吏爲惶恐盡力於是方數千里流冗悉歸施及鄰壤
其全活者不可勝數會中貴人爲走馬者怙力挾私
以官吏散軍衣給錢非是舉一路帥臣監司守貳而
下劾罷之公曰散軍衣半錢例也况其數加舊乎祖
宗置東南軍伍與西北異上下相安有五十年矣今
一旦以給散坐帥臣監司恐軍浸驕不可制且帥臣

監司朝廷與之分憂顧者也政使有罪猶當待報直以體量尺紙罷之可乎今茲正貨奉行尤藉官吏乃空十郡僅有存者非徒無檢視蹂踐之患慮別啓姦倖爲朝廷憂於是詔悉還之官吏相慶自崇寧行鹽鈔法和買民帛率不得償雖朝廷令借封樁錢而錢特空名公乃大發常平米計直予民猶不能半會星變大赦則奏自祖宗以來歲給蠶鹽以取民輸今民既輸五年而一縣至有負民五十萬緡者將何所控告謂宜因霽恩盡給今歲租百四十萬斛給中都百

三十萬而官兵度五十萬使歲入如數猶闕四十萬舊以鹽利三十餘萬緡和糴故雖凶歲不乏自更法以來州縣重取民耗米以給民既不堪其苛而和買四十萬緡復以無所從出之錢給之民心易搖不可不慮議者徒謂虧權貨務額此豈知社稷至計哉未報間會詔書許諸路監司實封言事公言本路去歲詔蠲租四十萬而戶部責發如數祖宗立東南上供額六百萬斛賜發運司本錢數百萬緡使歲廣糴以備非常隨補隨取此萬世良法也自希恩者以爲美

餘獻之故朝廷不足則下諸路補發勢必敷於民爲無窮之害緣此漕計窘乏無名之歛百出臣以爲補發不當復催盡以鹽額還漕司糴本錢還發運司便已而運鹽復元豐法稍以鹽還民公之力爲多洪州官沒錫數萬斤繫兵吏七百人于獄株連且千計公曰十年大於幾察有司之過也今羅取無罪之人苦之追償必不可得之物方歲凶之餘寬濫如此何以召和氣乎朝廷爲罷獄與國民郭友餘習妖教郡以屢赦聞公言友餘張角術也異時李逢嘗以此惑民

請論如法大觀四年領廣鹽入議時上躬政事陰寬盡下公欲遂成之洎對上勞苦良渥首以江西賑濟爲言公奏抹荒臣職也惟本路闕乏所請輒從民力以紓爲大利故和氣薰蒸豐穰隨應若行此數年公私自然克實願陛下守之勿疑上深然之曰卿姑行行召卿矣賜緋衣銀魚以遣且曰推行法度要在得人不得擾于民方爲利國公奏訓詞深厚乞頒之天下付之史官從之敕歸本路有所見奏陳公頓首謝因言臣幸因天寧節隨班上壽不勝封人之祝昔管仲

祝桓公以無忘在莒時臣亦願陛下無忘荅天戒時
上大悅即日趣議鹽事得內侍省牒事聽關白公即
奏陛下幸蠲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大臣不和議
論不一觀望苟且莫肯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
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臣讐怨廢惴自如爲治之害
莫大於此願思所以協和之且申嚴戒敕又請限豐
歲廣糴之數以毋奪民食精縣令銓補之法以毋失
民平勿妄支移常平封樁錢以志減二虜使中國競
百姓富朝廷正群臣和以示人主尊強隆盛之勢反

復數千言時執政近臣方大爲矛盾故公言屢及之
以感悟上意遷轉運使人謂公德行文學宜在朝廷
處之非其地而公不屑會歲饑疫朝廷責補發不已
又促輸納紬絹之期追遠年無名之責鬻官田者大
虧上供之數公歷陳利害奏罷之且言鹽法旣更其
封樁鹽可盡給和買還之民力陳見聽以廣鹽數額
賜三品服以直達有勞進兩官公於漕計能權其贏
爲轉輸之本故屢辦而民不知尋徙淮南先是漕臣
承拋降慮不及事則以浮數調民州縣遞增所取無

藝吏緣爲姦或州郡以非所產至漫數年不一輸者
公令民必實且爲納直通融之法民歡趨之有出非
其時地非所出者復曲折爲陳或紆或免其事非一
當時稱便被旨赴關大臣以有親嫌言者令再任除
直龍圖閣歲水災甚民流滿道而錢法遽更農耒皆
病公乞蠲租賦盡散洛口米常平青苗斛斗賑貸且
通一路有無應辦公私爲之兩濟詔書褒諭尋以江
淮諸司使臣游蠹諸郡命公按之公悉條其狀并所
自以聞詔各驅還所後違者從公械治於是大失權

倖意徙兩浙公聞蘇抗局每物必十倍其費以其一
供奉餘悉餉權倖爲已私窮之則火其籍如蘇州一
日焚官物八十萬是也於是因辭免慷慨力陳命以
之寢復以表謝其畧曰雖以天下奉一人不爲過也
然則丘民爲天子顧不重哉縉紳誦之小人由是得
以間公會盜劉五暴廬壽公走助憲臣破之除秘閣
脩撰以渠魁未擒不拜方欲條上討賊之方而中遣
貴人董捕欲自以爲功乃奏罷憲臣而公亦坐降兩
官自淮賊擾軍頗乏興公以爲縣官空匱未有甚於

此時而當路恬不警省萬一有緩急何以待之因手
詔取會漕司財用乃言東南諸路闕乏之由除撥賜
贍學宗室等財用田產添置官兵及朝廷非汎拋買
外一頂茶鹽錢並入推貨務應和買鹽並支見錢而
民卒不得乃至軍儲亦月爲之計稍有水旱即干叩
朝廷此大弊也其原自推貨務朝廷縱未能盡還歲
額若止分其半以助漕司歲會天下合得和買茶鹽
鹽價賜之許折兌上供錢以示大信於民諸路當亦
少寬茶鹽法行十餘年尚未立租額歲務增羨民窮

困不聊生可爲流涕今於糴本之復須五百萬緡屬
者趙霽宣御筆令於額外計置斛米歲終殿取止用
漕司方以經入不足爲憂不知錢何所出恐迫之不
無搔擾之患今民和買旣不得錢而斛斗又非倍輸
不可其間官戶以倖免豪猾以賂移所苦者特畏法
貧弱之民可謂無名無數高下不均之甚矣而有司
方以用度不繼率取給於此雖人知其非苟避誅罰
莫肯爲陛下言者况復使之額外計置哉因進三說
一曰常平止納息以抑蕪并二曰下戶均出役錢以

絕姦偽三曰市易取淨利以役商賈雖名非正然與
敷和買而不售其直什一而使之倍輸額外無名無
數之歛有闕矣願陛下儲此錢以馭四夷若夫理財
尤在節用而節用以修造爲先修造雖於體國有不
可廢者比類以此固寵市恩不可不察其次如人臣
賜第賜帶子金帛給田屋之類尤爲泛濫佐命如趙
普不聞官爲造第也定策如韓琦不聞彫塹峻宇僭
擬宮省也今乃人得居而有之柰何掠民膚髓爲廝
役之奉乎書奏自禁中滴節用之說付有司看詳而

大臣及議者不察謂公言利推成法章交上上察其
誠不之罪也會御前入船所占畱直達綱船公以上
供期迫乞還之且因起發竹石上言本路一竹之費
無慮五十緡他路猶不止此今不以克範圍而入諸
臣之家民力之奉將安所涯願示休息之期以厚天
下書奏權貴積怒未發間御筆以直達促限令漕臣
較州郡賞罰公貼黃親書力陳人情有大不可者乞
展限其詞激烈奉御筆落職監信州酒稅有輕躁妄
言不循分義之說外廷方莫測而臺臣復論前奏常

平事責授濠州團練副使柳州安置尋以討賊功許
自便更宣和改元赦復朝奉大夫夏祭赦復朝散大
夫宣和二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公
誠孝甫六歲已能知母疾療之通直曰是必為孝子
矣既罷臨江時中奉公客熙河未歸步馳省者再冒
寒暑往返萬餘里卒御之以歸自是專以奉親為樂
舉天下無以易其志者時四親在堂隨其意奉之日
躬僕妾之勞有古人所難者令人疾病一夕鬚髮為
變扶持彌月癯然骨立既卒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屢

絕復蘇方哀毀甚而奉飲食起居無一不如生者啜
粥寢苦不盥不櫛不易衣不嘗味不飲藥泣不絕聲
終喪三年及侍祖妣疾執父喪亦如之終其身孺慕
不已言及輒聲與涕俱初公之請老也年方壯人惜
其遽公曰養及四親人之至幸也萬一有不及為終
身憂其可緩乎是年以父母之恩及其祖妣而以妻
封及其母鄉人彭汝礪為文頌歎之未幾復以已得
之服為祖榮於是聞者莫不聳動而天下人知公名
矣公居山林久一旦為天子所知起之召對士大夫

想聞其風及對首陳讜論卓然以名節當上意於出處皆合天下益賢之自此三賜對洎奉使十餘年其面陳者不計章疏凡數百上悉天下大計觸當時之諱詆方行之令與大臣權倖爲敵而無所阿附反覆窮盡不度可否以身任之有宰執臺諫所不敢言人爲股栗而公不恤也上亦知公精忠每排衆議用之數加器使獎賚於開陳多見聽納而小人權倖日以讒公雖卒坐言譴死而天下拱手推爲正人鉅德卒之日識與不識皆爲霄涕公之學不守章句居閒十

有六年專覃思經史務欲明聖人之道而見之行事故發爲議論辨博閎深援引古今深知治體在元祐則言詆新法置理誥司者在建中則言不當棄地在

大觀政和則言糴本和買茶鹽法其大者欲人主正心術去朋黨斥玩好而於論邊事尤詳其至自熙和深以中國屈於夷狄爲大耻得其曲折歸以告彭汝礪使并王贍薦用之其說以爲二邊之患近而且遽者惟熙河青唐以其與夏人相爲犄角而國家懲寶元元豐之失以兵爲諱非也夫維大舟者必屢折其

勢制猛獸者必先困其力彼夏賊最爾正當徐以術制之不當急與之校乃陳政禦備守策上之以棄熙河爲持右臂授羗將爲隴蜀之害而守熙河非滅青唐取河南不可其後朝廷卒不棄熙河王瞻取青唐悉如公言元符間夏人窮蹙藉契丹請平公以爲自祖宗以來每虜犯塞爲害益深所侵益大所湏益多不取後稍振必復爲害下若厚禮其使使軋順身入朝否則歸我河南質其大臣愛子皆不從則曲在彼而我師有名矣彼固已失其咽喉若由蘭會浮槎以

進一夕可至所謂迅雷不及掩耳者會命已行不果從後朝廷每有事西方未嘗不言至論常平則又言之欲必取二虜自陳東南無事欲行死邊塞求人可用者用人當如李愬縛元濟之竒不當如樊噲行凶奴之誕人皆偉之公於吏治不爲文具凡勞險煩劇人所不堪者未嘗辭臨事強明人不能欺尤汲汲於恤民與客論利病常至夜分有所得立陳推見本末能使朝廷必從已其馭吏嚴而不傷升黜以核寔不以偏辭故自爲州縣吏至爲部使者人皆取法畏而

服之於施財樂善如嗜慾然至寵利則低回畏避甚
於撓寔居太學時得家問輒舉篋授同舍之貧者所
至坐客隨滿親友游士館于公家者常數十人葬死
字孤皆得其所求而去士之落南繇江西以出者多
賴公以生大臣臺諫以忠斥者率數千里追贖之退
視其奉養陋甚死之日餘銅壺壺書數麓而已聞人
小善必演而成之雖昧平生亦拳拳慰薦或斥非其
罪者雖自敵已上非職所及亦冒爲之言然平生未
嘗以私干人其遷官十悉以勞以恩而不磨勘淮南

之僚有攘公之功取優遷而賞不及公者人皆憤之
公未嘗言及坐淮賊例鐫官則乞併降已官以除其
負得上田又損已而均之其與人不校反調護之類
如此然朝廷亦雅高其節始以服推其祖晚以子之
官官其叔父皆非故事特旨從之平居謙厚不伐育
中洞然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喜面折人過然退無異
言於人委曲成就無所不從及忠義激烈萬牛莫能
回其心也居鄉里於親疎長幼小大厚薄無不用其
至蓋人有一善可以名其終身者在公皆不足道也

夫人黃氏南華縣君改封宜人知書有賢行先公四
十日卒子四人燾大學博士燾將仕郎輝煥未官女
七人適秘書郎黃伯思起居郎李綱大學博士李富
國大府寺丞薛良顯杭州監稅范渭寶應縣丞虞澹
一人尚幼至老未嘗一日釋書不觀故下至天文地
理卜筮圖緯歷數無不精通而尤深釋氏其文溫潤
純粹仁義之言藹如也詩平淡簡古偕其爲人鄉人
師之隨其材或文或行皆有可稱而其弟相樸遂以
文學躋臺省躋侍從爲名臣其子燾亦以任子力學

廷中第三人有釋周禮易春秋等書三百六十卷公
早樹立隱然有公輔望自親亡力思所以報國故身
雖不在朝廷而未嘗一日忘君嘗患風俗上下相蒙
以取利每因職事所及災異所詢於愛君恤民之際
諄諄言之又以告大臣親舊者嘗曰苟有以天下爲
度者吾從矣亦何常之有哉而妻父黃履尤器公以
爲可屬大事雖相去千里公有言必告有大事亦以
咨公知栲鄒浩之類皆自公發之其裨益之功陰及
天下非一而護者疾公不置以天子聰明大度知公

如此而曾不得一日立于朝廷之上或以時未可言
謂公少貶者公曰吾以委蛇事君雖出沒風波萬變
之中隨宜揀世而無功名富貴之累爲得聖人用心
顧世人未知之耳使遂其志施設何如哉聞貶柳陽
獨挈其所著書以行及返猶疏時事數千言湏上悟
而陳之且屬弟侍御史樸誦言于朝疾已革其語不
倫矣而所道亦時事也嗚呼可謂忠義出于天性古
之全德君子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合葬公夫
人于其里鑄印墩謹錄其行事如右謹狀

浮溪文粹卷之十四

浮溪文粹卷之十五

詩

桃源行

祖龍門外神傳壁方士猶言仙可得東行欲與羨門
親咫尺蓬萊滄海隔那知平地有青春只屬尋常避
世人關中日月空萬古花下山川長一身中原別後
無消息聞說胡塵因感昔誰教晉鼎判東西却愧秦
城限南北人間萬事愈可憐此地當時亦偶然何事
區區漢天子種桃辛苦望長年

過吳明叟新居

誰開大屋沉沉者門外垂楊拂車馬主人四十持節
歸高臥綠陰啼鳥下冥冥一徑傍花入忽有青池照
深夏魚吹落日知鏡淨荷受微風看珠瀉夫君少有
湖海氣欲駟馬鯨無地跨故將能事驚世人坐向雲
端差萬瓦稍培幽桂出窻底時放青山來竹罇人言
此興極不淺天遣公忙那肯赦要須便作輞川圖他
日思歸聊對畫

同張昌時宿高明寺

幽臥不知覺窻懸寒日初矧伊夜來雨谿聲到吾廬
故人挽我出忽在天際書躋險敢自休青山轉籃輿
相逢竹間寺共擷園中蔬殘僧誰在亡奄忽十載餘
茗果話疇昔新晴報鐘魚東雷亦已鳴百草苔穎舒
柰何與之子齒髮日夜踈春此不能發牽衣更踟躕
明朝各回首世事將焉如

次高郵軍

小雨靜林麓鶉鴝相應鳴移舟漾清深薄晚荷氣生
歸鳥盡雙去潛魚時一驚菰蒲若無人渺渺炊烟橫

艇子載迎我携魚薦南烹月出殊未高疎林隱微明
依沒會有處斗掛天邊城

阻風雨辟邪渡寄王仲成

渡頭急雨鳴森木木杪顛風飛大屋沒罽寒水稻生
芽滿眼青泥車折軸山行值雨舟值風窮愁日日煩
天公不如歸臥澗壑底世事不埽春空別君兩年
重此別喜君曾次渾冰雪擬將身作賈胡畱無柰事
如空鳥滅挽我不回君怒嗔交情把玩轉清新相隨
百里還相見只有西山似故人

避地巫亭野步

今日幸無兩天空出進岑行行不知疲遂至春江潯
汲路轉籬落人家在桑陰平疇漲清波隴麥如人深
溝吠戲鳧鷖新蒲映浮沉我生本樵漁對此諧初心
風物豈不好悲來自難任胡塵暗中原四海如鷺禽
黃屋狩萬里兩宮隔辰參龍移螻螳窺月晦蟾蜍侵
宇宙有傾覆茲游豈嘔嶽銷憂賴濁醪太息誰能斟
庚午歲屏居零陵七月二十日以門揜候虫秋

爲韻賦五首

幽人獨夜時潮落西川根渡口櫓聲急一江煙雨昏
城頭短長更不寐聽譙門趺坐數千息焚香待朝暾

右一

暑退潦亦收瀟湘淨如染時觀自跳魚衝破青琉璃
纖纖初弦月不受薄雲揜近村應漸寒已有鴉數點

右二

人生幾聰明日夜隙駒驟纒經花信風又過麥秋候
吾非金石堅與世相邂逅胡爲聞鐘鳴更歷路傍埃

右三

家山在何許渺渺彭蠡東人來數月程衣敝補道中
昨宵青燈花伴墜釵頭虫兒飢女沉緜歲晚書未通

右四

人言間闕者一日如三秋孤臣昔放逐七見天星周
早誇高門地姓名記前旒如何天雞星不照湘南州

右五

次韻向君受感秋

且欲相隨首着盤不須多問沐猴冠菊花有意浮杯
酒桐葉無聲下井欄千里江山漁笛晚十年燈火客

羶寒男兒幾許功名事華髮催人不少寬
向侯柱笏意千里肯爲俗彈頭上冠何時盛之青瑣
闥妙語付以烏絲欄日邊人去鴈行斷江上秋高楓
葉寒向來叔度儻公是一見使我窮愁寬

晚發吳城山

風掃陽侯雪陣平雨催摩詰畫圖成氣吞浦溆重林
盡秋著江湖去烏明厚祿故人無一字長年三老伴
餘生會須滿意開懷抱到眼廬山不世情

過臨平

一別九霄路風煙長滿衣已成身老大無復世輕肥
天闊鳥覆下山寒人獨歸曉來何似雨春水半巖扉

右一

睡起涼生岸釣簾坐小窻麥風能起柁梅雨不鳴江
往事心長折歸塗影自覆依然蒲柳地人老故先降

右二

書寧川驛壁

過眼空花一餉休坐狂猶得佐名州雖遭寵吏嗤韓
子却喜溪神識柳侯盡日野田行擺尾有時雲嶠聽

鈞輔會將新濯滄浪足踏遍千巖萬壑秋

宿鄴侯鎮

當時踏月此長亭
鬢侶河堤柳色青
今日重來堤樹老
一簪華髮戴寒星

微涼初破候蟲秋
露草螢光已不流
搔首與誰論往事
星河無語下城頭

龜山上方

度險逢幽處
憑誰寫壯懷
連甍樓絕壁
孤塔表長淮
地本吳楓接
山今禹績皆
潮聲從殿寺
竹影自翻階

木杪朱欄出城垣
雪浪埋乾坤
迷在渚霧雨
泄陰崖
丹葉經寒在
蒼洲向晚佳
魚龍宵聽喚
猿鳥晝窺齋
月滿蠟珠寶
霜清磬石諧
僧盂收柏子
樵徑埽松欒
左宦書無鴈
南烹菜有鮭
風煙欺短髮
雲水信殘骸
竟作何鄉老
虛慚素尚乖
江湖今在眼
歸合辦青鞋
醉別李高侍郎

疇昔追隨翰墨場
功名今日愧劉郎
英姿合上凌煙閣
巧諧曾遭偃月堂
雙槩又乘清夜去
一樽聊發少年狂
歸來却共燈花語
騎省看成滿鏡霜

漫興

晨起脩然曳杖行一簾疎雨作秋清
老來歲月能多少看得栽花結子成

燕子年年入戶飛向人無是亦無非
來春強健還相見送汝將雛又一歸

北窻

睡起無一事怡然眎庭柯綠陰微缺處
最得南颺多已酉亂後寄常州使君姪

汾水遊仙遠瑤池宴未歸航遷新廟主
矢及近臣衣

胡馬窺天斬邊烽斷日畿百年還海地
回首復成非

古鏡行

我有辟邪鏡得之咸陽宮其陰爲天池
一母將九龍旁書負圖字土蝕如旋蟲
緘以駁雜珍妙極倅之工請言照遠近
十里秋毫空豈不鑿脂澤所貴肝膽通
問誰爲此器太古非人功客聞重歎息
意欲窺靈蹤高臺不辭倚恐客難稱容
繩窮匣半啓四室來悲風日車當書留
羞澁如頑銅森然髮上指凜若臨霜鋒
我還撫客手此豈世寶同揮淚兩無言
掩鏡擊囊中

蔡天任韻

修廊過午夕陰合蝴蝶滿庭春草長呼兒更捲簾
數尺要放晚晴升屋梁

詞

點絳脣

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嶠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窻瘦
好箇霜天閒却傳盃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
如酒

二

高柳蟬嘶採菱歌斷秋風起晚雲如髻湖上山橫翠
簾捲西樓過雨涼生袂天如水畫樓十二有箇人

同倚

小重山

月下潮生紅蓼汀殘霞都斂盡四山青柳稍風急墮
流螢隨波去點點亂寒星別語記丁寧如今能問
隔幾長亭夜來秋氣入銀屏梧桐雨還恨不同聽

浮溪文粹卷十五

浮溪文粹附錄

宋故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新安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贈端明殿學士

汪公墓誌銘

左朝奉郎克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孫覲撰

建炎紹興間大盜據中原羣惡嘯亡命相聚爲寇於
是環四海爲盜區矣天子慨然仗一劍出入兵間禁
暴除殘拯溺吊凶於戎馬蹀血之餘以建中興之烈

當是時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新安汪公為中書
舍人翰林學士一時詔令往往多出公手凡上所以
指授諸將感厲戰士訓飭在位哀閔元元之意且載
誥命之文開示赤心明白洞達不出戶窺牖而天威
咫尺坐照萬里學士大夫傳誦以比陸宣公居無幾
何權臣樹黨除不附已公亦抵罪斥居永州積十二
年更四赦不得還間遇勝日幅巾葛屨登西山循鈞
鋤潭入愚溪竝湘流沉文以吊古人而自肆於山水
年益高文益竒詩益工華妙精深與柳儀曹相望於

數百載後文章格力與之相上下何其盛也公既沒
諸孤護喪歸葬且致公治命屬余銘余與公游四十
年知公為審乃序而誌之系以銘公諱藻字彥章姓
汪氏饒州德興縣人曾祖震太常丞贈光祿卿祖宗
顏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少傅妣越國夫人陳國夫人
皆陳氏公自童幼已卓越有大志學舉子業既成得
春秋左氏西漢書讀而好之銳意欲與之並年甫冠
徒步游太學有司第其文屢出諸生上中崇寧二年
進士乙科瓊林錫宴酒半上方賜冰狀元霍公端友

屬公表謝授紙筆立就如素習之一坐嘆驚調婺州
觀察推官就除宣州州學教授丁少傅公憂憂除授
從事郎荆南府掌書記不赴改江南西路提舉學事
司幹當公事代還至京師會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
詩群臣和進喜事者集錄爲一大卷公適見之擬和
一章屬詞用韻句法清新出衆作之右即日傳布諸
公喜而稱之除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改宣教郎遭陳
國夫人之喪免喪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符
寶卽是歲政和四年也故相王黼頃與公爲太學同

舍不相中比當國黜公通判宣州州將俗吏公益不
樂上書請宮祠得提點江州太平觀寓家晉陵凡八
年終黼之世不用累轉朝奉郎公博學強記自六經
百家太史之籍先儒箋疏傳注之書兵家族譜方言
地志星經曆法佛老之衆說與夫萬里海外蠻夷異
域荒恠之序錄靡不記覽山陰賀鑄方回知名士也
亦寓晉陵聚書萬餘卷公日從之游多得所未見者
凡伏臘衣食所須盡以供筆劄而錄藏之其辭章明
於道德達於世務指事析理引物託諭馳騁古今貫

串經傳該備衆體蓋數十萬言自成一家公在江西
徐榘師川洪炎洪芻有能詩聲自負無所屈一日俯
見公詩於僧壁喟曰此我輩人也率二洪詣舍上謁
既去公曰騷人墨客捩髮琢句以自鳴其不平耳烏
足尚也至是數年卒以大手筆稱天下金華勸講石
室紬書典冊施之朝廷樂歌薦之郊廟鴻文碩學暴
耀一世人知其名家有其書而詩律高妙興寄深遠
亦非近世詩人之所能及淵聖登極召爲尚書屯田
員外郎旋改禮部進太常少卿起居舍人今上踐祚

轉朝請郎召爲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大駕狩維揚詔
中書後省試潭州進士何烈烈對稱臣臺疏論列非
所宜言罷公爲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
復召爲中書舍人擢給事中兵部侍郎兼侍講直學
士院公草高麗答詔上顧輔臣稱公得代言之體久
之高麗人謝表至上復稱公真拜翰林學士以所御
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縮黃麻佶六經十字以賜縉
紳榮之累轉朝議大夫公自登侍從屬時多故感懷
恩遇凡所建請皆當世要務常論諸大將擁重兵高

位崇秩子女玉帛已極富貴之欲而根據盤互浸成
外重之勢陳所以待諸將者二事後十年卒如公策
又言宣和諸臣交通貴倖一時誤恩官有至銀青光
祿大夫者臺諫極論方就鐫褫詔墨未乾而建炎恩
宥又當甄復盍依祖宗法至中大夫而止論繳數人
國論以爲允又言太上皇元符以來至上建炎之元
並無日曆可謂開典古者有國必有史史必有官漢
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
丞相自唐置太卿亦以宰相監總國之重事願留聖

心上欣納翌日輔臣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尋
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領日曆如故蒐攬闕文叅
稽衆論遠至閩蜀數千里外近在寓公寄客之家或
具公移或通私書旁搜博采遠近畢至分設科條以
類詮次纔十二三移知撫州歲餘罷爲提舉江州太
平觀會翰林侍讀學士范冲疏言日曆者國之大典
比詔正其纂集更涉歲月稍見功緒書未成而中止
積久散逸後人益難措手矣今方就閒可降詔令依
舊纂集俾三朝文物著在方冊非小補也於是旨

復命公許辟官屬二員賜史館修撰餐錢辭不受書
成凡八百冊上之上遣使賜茶藥進官二等加中大
夫除顯謨閣學士知徽州公前後典六州先惠愛重
名教有古循吏之迹唐顏魯公嘗爲湖州刺史公建
言皆章聖皇帝幸亳次睢陽親屈帝尊臨見覆廟旌
巡遠異代之忠以風厲天下顏真卿叱叛臣李希烈
而死廟食吳興距行殿不能百里宜蒙褒典以增忠
臣義士之氣詔從之賜號忠烈詔下公大治祠屋書
榜揭之郡有籍錄朱劬窻戶數十種丹漆之光可鑑

寮吏請爲州治樓觀之飾公曰吾葺魯公祠可用也
輪奐一新州人大悅徽州學舍敝小方議改築公嘗
爲文記鎮江府學之成州將程邁以白金致餽謝公
報曰比葺郡學費無所從出而餉金適至已付諸生
令拜賜矣又斥公帑之贏續之落成爲一方壯觀轉
左太中大夫十一年知泉州殿前司大校蒐選禁軍
之伉健者移州具資糧遣送公曰州並海宿兵數百
所以備非常留不遣馳奏驛聞大校怒以語侵公克
符下乃移知宣州閱月改鎮江府鎮江自經建炎之

亂歲輸上供米率不如數轉運使按視計倉粟之在
存者尚負數萬盡扃鑰而去軍食不繼官吏憂窘不
知所出而公適至命破鑄給之遺書使者曰官軍張
頤待哺米在廩中而不予之食群黥饒餓無聊雖錮
南山猶有隙也輒以便宜開發老守重得罪不敢辭
會言者讒公而罷論奏不已落職永州居住更七八
年感風痺乞致仕不許竟卒於永州寓舍實二十四
年六月癸未也享年七十六積官左太中大夫爵新
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一百戶沒後二

年詔復顯謨閣學士官其二子又一年徽宗實錄成
書宰輔奏言用公所著為多詔贈端明學士公性
樂易不事藩飾以峙聲名至居官任職則矯矯然不
侵為然諾者也不喜殖財利榮貴三十年無屋廬以
居有田陽羨亦不足以卒歲而嗜書學古老且病猶
不去手大璫梁師成用事小人朋附目為隱相武人
吳可者師成許以能詩至出入臥內公罷符寶可過
公致師成意曰聞名久矣幸不鄙過我禁從可拱而
俟也公謝不往客曰吾嘗望隱相之門如在天上召

而不往何故公曰若使我與可輩爲伍邪守湖日朝廷和糴米六萬餘斛公視六縣民力所堪鑄三之一而上書自劾詔勿問居歲餘戶部被旨降本錢復糴數萬斛歲適大稔物估相當如數而辦例進一官公曰吾嘗以減糴待罪幸蒙恩貸今豈可復受賞邪三辭卒不拜海舶次泉閣婆國王附送龍腦數百兩爲公壽公却之或曰異國之王因舶商致方物修故事不可却也公飭送公帑一銖不取公於辭受類如此亦以故遂多齟齬於世始公在太學與王黼有纖芥

後黼入相嫌恨不除竟坐廢斥而言者指公爲黼黨黜永州累赦不宥卒厄於窮裔以死雖然朝愠暮喜乍賢乍佞初若一闕然曾未轉盼如潦水之歸壑而高文大冊垂世傳後與古作者並列於圖書之府聖主親覽追錄故侯復還舊物得喪相除孰與公多公之文有浮溪集六十卷行於世裔夷謀夏錄二卷青唐錄三卷古今雅俗字圖十四篇公尤工大小篆得李斯陽水用筆意元配淑人趙氏今配淑人莊氏亦前卒葬於常州宜興縣陽羨後爲二十五年十二月

乙酉諸孤奉公之喪合葬于二叔人之墓子七人男
曰恬右從事郎曰恬右宣教郎新差知婺州金華縣
丞主管學事曰恪右承事郎曰懌曰懌曰懌並右承
務郎曰懌未仕女適右迪功郎在珪孫男女十三人
男曰文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
士孫廷實廷實廷實廷實廷實廷實廷實廷實廷實廷實
已久矣自曾祖至公四世皆以儒學中進士第而公
以文章大顯於時德與田園悉推予其兄以郊祀之
恩任亮之子悅命未下而公歿元豐己未少傳公為

泉之晉江丞而公生後六十年公刺泉入境恍然悲
喜太息曰城郭是矣昔陳秀公生於鎮江後建鎮江
節築大第居焉實秀公始生之處山川之靈鍾為人
英古今所傳不可誣也銘曰

赫赫我家崇雅右文藩飾萬物如歲之春治具炳然
監于二代儒先酋酋光明碩大偉歟汪公德配先民
學窺聖域文媿皇墳芸省讎書螭坳珥筆論經石渠
坐五十席代言西掖視草北扉渙發大號雷動風馳
持橐剖符出使入侍今之名臣古之循吏風流儒雅

慈惠之師六州之氓途詠而思誰私黨讎乃讒乃逐
 投畀荒裔一斥不復斗野之南光氣屬天埋藏不沒
 至寶在焉擾擾萬生趨死一軌百鍊之英有化無死
 巍巍昂昂命世之儒流傳海內公有遺書銘公于石
 石磨可磷公名不磨為萬世準

宋史文苑傳

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幼穎異入太學中進士第
 調婺州觀察推官改宣州教授稍遷江西提舉學事
 司幹當公事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皆賡進

惟藻和篇最莫能及時胡仲亦以文名人為之語曰
 江左二寶胡仲汪藻尋除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再遷
 著作佐郎時相王黼與藻同舍素不咸出通判宣州
 提點江州太平觀接閑凡八年終黼之世不得用欽
 宗即位召為屯田員外郎再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
 高宗踐祚召試中書舍人時次揚州藻多論奏宰相
 黃潛善惡之遂假他事免為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
 觀明年復召為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
 兵部侍郎兼侍講拜翰林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

書景浩仍兼館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搢紳艷之屬
時多事詔令類出其手嘗論諸大將擁重兵寔成外
重之勢且陳所以待將帥者二事後十年卒如其策
又言崇觀以來貲結權倖奴事閹宦與開邊誤國得
職名自觀文殿大學士而下直祕閣官至銀青光祿
大夫者近稍鐫褫而遷延恩宥又當甄復盍依國初
法止中大夫紹興二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以
顏真卿盡忠唐室嘗守是邦乞表章之詔賜廟忠烈
又言古者有國必有史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

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
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今踰二十年無復日曆何
以示來世乞即臣所領州許臣訪尋故家文書纂集
元符庚辰以來詔旨爲日曆之備制可史館旣開修
撰恭禮言不必別設外局乃以郡人顏經按既懇
其敷糶軍食遂貶秩停官起知撫州御史張致遠又
論之予祠六年修撰范冲言日曆國之大典比詔藻
纂脩事復中止恐遂散逸宜令就閒復卒前業詔賜
史館修撰餐錢聽辟屬編類八年上所脩書自元符

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凡六百六十五卷藻再進官
其屬鮑延祖孟處義咸增秩有差藻升顯謨閣學士
遣使賜茶藥尋知徽州逾年徙宣州言者論其嘗爲
蔡京王黼之客奪職居永州累赦不宥二十四年卒
秦檜死復職官二子二十八年徽宗實錄成書右僕
射湯思退言藻嘗纂集詔旨比修實錄所取十蓋七
八深有力於斯文詔贈端明殿學士藻通顯三十年
無塵廬以居博極群書老不釋卷尤喜讀春秋左氏
傳及西漢書一儷語多著述所爲制詞人多傳誦子

六人恬恪憺兩慍悻悻

附羅鄂州遺文

顯謨閣學士程邁傳

程邁字進道黟縣人程忠在公靈洗之後登第爲仁
和尉以捕盜改秩知西安縣政疆明競渡者持仗而
譁官兵不能禁守以語邁邁遣一吏持判示之曰不
即散與俱來衆驚曰此知縣判也即散去部使者督
諸郡水旱積欠郡因移文督稅之倚閣絕者邁曰
衢州數年無水旱何積欠也守不能屈由是他邑畸

零迹絕者皆免考試慶州回縣有大辟七事閱按釋
其三無異議調知鹽城縣宰相劉正夫押勅見其名
召與語曰往在大學見君今爲縣有美政薦之徽宗
嘉其對除提舉江西常平起家不十年乘使車過里
里人榮之民有訟田者二十年不決邁閱其牘問訟
者年幾何曰六十六邁曰爾所齎券乃慶曆三年時
方年七歲安得妻財置產訟者歎以爲神曰早二十
年遇之可以無訟歲旱募流民浚洪州東湖水患為
息後入爲戶部侍郎除提舉措置河北路糴使以辦

聞命再任繼除直秘閣中使李彥衡言宣諭因語邁
西城所田須農具邁送鐵農具一車彥大笑尋視職
任太上即位南京召除左司員外郎後遷大府卿提
郊祀事務省什六七因編進命付史館會建州賊葉
濃據城稱兵以邁爲福建運使直龍圖閣按舊給州
縣鹽就除集英殿修撰知福叛兵至白沙聞有備去
建州劇賊范爲陰窺福州統制李捧爲所敗邁遣約
降有日會謝嚮等奉使募兵遣人誅賊欲自以爲功
於是復叛而所在盜起率萬人建劔汀邵武皆盜區

邁且招且捕所向悉平惟范爲未下乃遣新招降張
毅使守古田責以立功又謹守南劍界移制置使兵
入屯三田范爲由是不敢窺興化漳泉邁度大將辛
企宗謝嚮等終不能平盜密請王師航海十五日可
至福州庶一戰滅賊章十上不報乃奏謝嚮連賊企
宗玩寇且賊不可赦上感悟命大臣由海道賊不虞
王師至不一日平費不及民及請錄死士後給脅從
無歸者粟及田廬掩露鬻選循吏撫養留廣東舶米
五萬以寬民賦且乞量留大軍得三千人後松溪及

汀漳有寇賴以平紹興二年召進猷猷閣待制知溫
州黥平陽吏四十人他縣猾以次遁去上謂宰相曰
程邁溫州之政光絕前後今之吏師也丁父憂後知
信州會議復發運司以邁充使邁以爲祖宗時發運
司事權甚重今屬官纔八員而無辟選之文則任大
重權大輕給緡錢二百萬欲一年有成效三年有蓄
積則利源太狹責效太速又今二百萬不能當昔時
百萬所糴固未廣而倉舡稍脚之費皆未知所出若
責之州縣深懼擾民且謀不審則行不遠責太速則

智者不能善其後乃力辭上慰喻之且令增給糴本
陸辭又奏曰昔唐劉晏兼九使財賦悉歸一至國朝
始分爲三然三司使居內而發運使居外猶相爲表
裏今天下財益分租庸專於轉運常平專提舉鹽鐵
則有茶鹽司鼓鑄則有坑冶司平準則有市易司戶
稅既總之發運獨存其名耳况今中外責此司甚重
而視此司甚輕願詔使明知興復之意而行之如祖
宗時則臣不敢辭上曰已詔三省除鄉雜學士以增
重使權會後省繳奏而止乃置司平江府以秋成和

糴各因其郡縣爲價稍增之糴四十餘萬而所費糴
本絕半廷臣屢以爲言上輒止之尋權知府事又言
今糴本尚二百餘萬緡可糴五六十萬石而一司官
吏與將來漕運所費比民間價又增十四五則糴買
終無補於國虛費用度乃罷就除知鎮江兼沿江安
撫使軍後興爲一新官府陶瓦貸民因興修學校鄱
陽歲飢多盜上憂之進徵猷閣直學士知饒州奏蠲
舟車征筭增米價以招商賈不踰月米大至又手條
寬恤三十餘事揭於州門民以寧息徙温州至適火

後爲營官舍千區開河渠立望樓結火保更爲新學
多士趨勸詔書褒諭轉左中奉大夫進顯謨閣直學
士再知福州州有舊招安賊首某等二百餘人以使
巨廩羈縻之郡人常側目會戍兵還朝因盡遣歸樞
密院聽差使尋罷奉祠紹興十五年正月卒年七十
八有漫浪編五卷奏議表啓三十卷詩二百餘篇孫
叔達今宗正少卿太子左庶子羅願傳

司業胡伸傳

胡司業伸字彥時幼穎悟七歲父課二兄偉伋爲夢
蝶詩伸亦隨作求云誰能分覺夢真妄兩悠悠年十
四隨兄游學杭州月試輒先出又數爲之首教官命
徒按察之問所用事對如響蘇文忠公時爲守遣鞍
馬召與語甚見歎異在太學學中爲之語曰江南二
寶胡伸汪藻登第試學官爲教授部使者合薦崇寧
初召爲太學正累遷著作佐郎與修神宗日曆及禮
書除右正言以親改符寶郎遷辟離司業嘗坐謫已
而知無爲軍時巢縣猾民有訴令者率歛錢百千積
藏寘列肆中伸察所訴不實物色之得其積與簿書

具載所以餉吏者按致其罪慰謝令政仁恕民繪像
事之從弟侃字彥和登第後嘗知樂清縣廉訪使令
買甘數甚廣枚直六百侃不從以事見按繼知黃岡
縣亦以病自免後累調官不赴居數十年性好書晚
苦目病猶使子孫誦而聽之預自爲墓誌將終與醫
叙訣醫出及門而絕羅願傳

維

皇明嘉靖三十四年歲在乙卯

日宗後學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汪夫受謹以牲醴香帛之奠告祭于

東端明殿學士淨溪先生汪公惟

公在宋南渡以文章大手也也贊中興之烈而感
激時事敷陳忠讜聞者悚息以受知天子日深躋
位既融矣竟厄讒言斥置於末以終其身世以
公詩文精妙與柳儀曹先後並稱而公節槩特
出居末日又其流風遺韻尤爲深長也柳有專

祠而公祠歲久就湮茲得郡守錢君新飭之小
子來撫是邦適觀厥成今與公同所自出而喜
先哲之道復光也敬陳菲薦用引謁忱俯仰昔
今豈勝慨慕嗚呼公以代偉人而乃屏跡遐
方黼袞動猷黜焉美非何其不幸也然而百世
之下邦君人士以時展祀英儀雅度如或瞻挹
於零陵佳山水間而肅然起敬自得師表則豈
非是邦之幸哉繼自今尚德虔事宜永永無斁
惟公不忘舊游庶其神于茲尚饗

之携歸郡中政餘躬自校勘踰月間有
疑誤處不欲輒改俟得善本是正之爰
命舒城諸生陳九德繕寫適檢書庫有
餘梓因刻焉再閱月而工始竟惟宋南
渡多難之秋浮溪初拜掖垣掌內制大
典冊多出其手當時德音所被讀者悽
憤興感以比陸敬輿信乎中興之功非
特將士宣力詔令亦有助焉後坐言者

指為京黻黨一斥不復用大肆力於文翰一世推重以繼柳儀曹傳宋史者列之文苑續言行錄者列之名臣由是而觀淳溪不但為一時詞臣冠冕抑亦名臣儔匹哉孫仲益黃東發吳草廬陳定宇諸君評品其文或謂四六格律精嚴一字不苟錯或謂深淳雅健追配古作常楊燕許諸人莫及或謂明徹高爽歐

蘇之後邈然寡儔或謂製作得體不但言語之工予讀之信然史稱南渡文氣不及東都如淳溪之文可以此槩論哉然所選僅止於是每體不數篇較諸全集猶不及十之一又有取其以啓賀李右丞伯紀事詞俱妙賀張韓岳三帥加樞密使副鱣螭貂蟬一聯人亟稱之乃不以入選何居於此可以見立言之難

而選之者亦豈易乎哉昔韓吏部譏荀
與揚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及自援引大
學止於正心誠意而無曰格物致知云
者伊洛大儒謂西銘其得此意須得子
厚筆力及其門者半年後方得西銘看
嗚呼傳道如程子猶有筆力不逮之嘆
博學如荀揚韓三氏不免於擇不精之
病况其下者乎今之僻邑窮廬之士於

所欲見之書蓋有皓首不能得者何可
以歲月計是則古人之文未必皆可錄
非有具眼者不能擇天下之書未必皆
可觀非好之而有力者不能致不但著
作者之尤難也原本附錄仲益所撰浮
溪墓銘鄂州所撰陶令祠堂記并程閣
學邁胡司業仲二傳鄂州於浮溪為鄉
晚進意者文粹乃所編定子孫誤以其

手彙續抄于卷末耶祠記已載小集中
茲不重錄二傳則本集所遺存之以俟
好事者增入按伸在太學與浮溪齊名
時人語曰江南二寶胡伸汪藻邁亦與
浮溪同朝高廟深器之書御屏曰文章
汪藻政事程邁其並為當時所重若此
彙聯書之而以浮溪本傳附刻銘文後
補其未備亦惡在其不可也予不文豈

敢懸疣附贅姑識板行之由以慶是編
中絕而復傳以慰世之欲見而未得者
自審菴始云或曰在昔孔門曰文學曰
文行以文與學行並言蘇長公亦有昌
其詩不如昌其氣昌其志之說所謂文
者固係乎志之發氣之充而亦曷嘗不
自學行中來耶浮溪與吳知錄書所重
在文而排伊洛之學誌汪伯彥墓謂乘

輿南渡咎不由之而許以中興之初可謂予奪失當其賀中丞啓有云厚德鎮浮英材經遠老成尚有於典刑天下想聞其風采及草落職行詞用驩堯少正卯為比盛稱於執政之初痛詆於嚴譴之日何若是背馳哉噫予固謂就其全集諸體中觀之是編可謂粹也已此名集者之微意若夫氣節行實與其志之

所存學之所到則未暇竟其說而亦非末學所敢輕議也况有東發之定論具載於日抄者可參考也哉後二年歲在丙寅重五日是為

正德紀元西充馬金汝礪父書于廬江郡解

卷之六

同治
藏書

